虹

腐蚀



茅盾作品经典

第Ⅲ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茅盾作品经典

第三卷

目　　录

虹…… (1)
跋…… (259)
腐蚀…… (260)
后　记…… (552)

虹

一

旭日的金光，射散了笼罩在江面的轻烟样的晓雾；两岸的山峰，现在也露出本来的青绿色。东风奏着柔媚的调子。黄浊的江水在山峡的紧束中澌澌地奔流而下，时时出现一个一个的小旋涡。

隐约地有呜呜的声音，像是巨兽的怒吼，从上游的山壁后传来。几分钟后，这模糊的音响突然扩展为雄纠纠的长鸣，在两岸的峭壁间折成了轰隆隆的回声。一条浅绿色的轮船很威严地冲开了残存的雾气，轻快地驶下来，立刻江面上饱涨着重浊的轮机的闹音。

这是行驶川江的有名的隆茂轮。今天破晓时从夔府启棹，要在下午两三点钟赶到宜昌。

虽然不过是早上八点钟，船舷阑干上却已经靠满了人。这都是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三等舱的朋友们。最高一层大餐间外边的走廊上，便没有这么热闹；只有两个女子斜倚在绿油的铁阑干上，纵眺这奇伟清丽的巫峡的风景。

她们并肩站着，脸对了船头。斜扭着腰肢，将左肱靠在阑干上的一位，看去不过二十多岁，穿一件月白色软缎长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及腰的单衫，下面是玄色的长裙，饱满地孕着风，显得那苗条的身材格外娉婷。她是剪了发的，一对乌光的鬓角弯弯地垂在鹅蛋形的脸颊旁，衬着细而长的眉毛，直的鼻子，顾盼撩人的美目，小而圆的嘴唇，处处表示出是一个无可疵议的东方美人。如果从后影看起来，她是温柔的化身；但是眉目间挟着英爽的气分，而常常紧闭的一张小口也显示了她的坚毅的品性。她是认定了目标永不回头的那一类的人。

她的同伴是一个肥短的中年妇人；五官的位置并不怎样难看，可是扁阔的嘴唇有两只向下拖的角，便构成了一幅阴惨的面容。她穿着上等材料然而老式的衣服。一双缠而又放的小脚，套在太大的黑皮靴内，那拱起的脚背就好像是两个球。这和她的女伴的狭长的天足比较起来，更显出一种伶仃孤苦的神气。

两个都没有话。山川的壮丽早已洗净了她们的心胸；空荡荡地毫无思虑，她们沉醉在这大自然中。

船上的汽笛又轰然叫了。前面远远地一座峭壁拦江拔立，高耸空中；左右是张开两翼似的连峰夹江对峙着，成为两道很高的堤岸。似乎前面没有路了！太阳光像一抹黄金，很吝啬地只涂染了那些高峰的尖端，此下就是一例的暗绿色。船还是坚定地向前进，汽笛声却更频繁。拦江的峭壁冉冉地迎面而来，更加高，更加大，并且隐约可以看见丛生在半腰的树木了。

“这才是巫山十二峰的第一峰呢！”

中年妇人看着她的同伴说；同时，很自负的频频点头，使得后脑骨上那一团颇大的然而不像是结实的发髻几乎摇摇欲

坠。

年青的女子回答了一个微笑，便转过脸去，躲避那个大发髻里飘出来的恶臭。她慢慢地移动脚步，更注意地向前瞧。扑面而来的危崖现在更加近了，已经看不见它的顶；一丛翠绿的柏树略斜地亘布在半山，像一根壁带，再下去便是直插入水中的深赭色的石壁，有些莺萝之类的藤蔓斑驳地粘附着。这一切，这山崖的屏风，正在慢慢地放大，慢慢地移近来，然后，忽而晃了几晃，很伶俐地旋转过来，似乎要夸示它的另一面的胜景。

蒲——轰！汽笛愉快地叫一声，船转弯了。冲天的峭壁闪开在右边，前面又是无尽的江水在山崖的夹峙中滚滚地流。

“川江的水路就是这样的哟！远看去是没有路了，可是到了那里，才知道还有路。这样的曲折，不知道有多少！梅小姐，你是第一次看见，一定觉得很有趣罢？”

中年妇人大声地从后面喊过去。但是东风太劲，这一席经验之谈很可惜的被吹散了。梅女士惘然望着那东流的江水，什么也没有听到。

这巫峡的奇景，确也感动了她。想到自己的过去，何尝不是诡谲多变，也曾几番绝路逢生；光明和黑暗交织成的生命之丝，她已经勇敢地抽过了一半了。以后怎样呢？这谜的“将来”呀！她没有空想，也没有悲观；她只是静静地等着，像一个老拳师摆好了步位等待敌手那样的等着。这是颠沛的生活烫在她小小年纪上的深刻的烙印！

也许有不少人艳羡她的生活。但梅女士却自諡为不胜遗恨的“颠沛”二字。在过去四年中，她骤然成为惹人注意的

“名的暴发户”，川南川西知有“梅小姐”，她是不平凡的女儿，她是虹一样的人物，然而她始愿何尝及此，又何尝乐于如此，她只是因时制变地用战士的精神往前冲！她的特性是“往前冲！”她惟一的野心是征服环境，征服命运！几年来她惟一的目的是克制自己的浓郁的女性和更浓郁的母性！

明媚的春日，凄凉的雨夜，她时或感觉得数千年来女性的遗传在她心灵深处蠢动；那时她拥鬓含睇，沉入了幽怨缠绵的巨浸，那时她起了薄命之感，也便是那时她遗恨万千地称自己的生活为颠沛；然而颠沛的经历既已把她的生活凝成了新的型，而狂飙的“五四”也早已吹转了她的思想的指针，再不能容许她回顾，她只能坚毅地压住了消灭了传统的根性，力求适应新的世界，新的人生。她是不停止的，她不徘徊，她没有矛盾。

现在这艰辛地挣扎着穿出巫峡的长江，就好像是她的过去生活的象征，而她的将来生活也该像夔门以下的长江那样的浩荡奔放罢！

梅女士不禁自己微笑了。她回过头去，看见她的同伴正眯细了一对眼睛瞅着她，这才记起刚才似乎听得这位老气横秋的太太说了几句什么话。她不大喜欢这个丧神脸的同伴，但亦不肯随便得罪她；并且只要在不嗅到奇恶的头发臭的条件下，她亦未始不愿意静聆她的依老卖老的絮聒。

“文太太，风很大呢，你不怕么？”

梅女士轻盈地走近些；特意站在上风的地位，很亲热地说。

“我这付老骨头，哪一样艰难困苦没有尝过？还怕风么！

今年春天闹参政权的时候，风比这还大，雨又下得猛，我不怕！我没有张伞，带了姊妹们到省长公署里请愿！”

文太太很兴奋地说，连连颠着她的大发髻的圆头。

梅女士抿着嘴笑，然而也装出十分钦佩的神气。

“那时候，梅小姐，为什么你不来参加？喔，你是省长的私人秘书，你是红人，你已经做了官。但是，梅小姐，做官不是参政哟！参政是——”

说到最后一句，这位太太暂时顿了一下，向梅女士身边挪近些，准备着更长的演说。

梅女士也退后半步，谨慎地保持着上风的地位，却敏捷地截断了文太太的话语：

“做省长的家庭教师是有的。什么秘书，都是人家嘲笑我。更有些胡言乱说，只好一笑置之了。文太太，你是年青时就死了丈夫的，你总也知道那些轻薄的舌头专会侮蔑女性，乱造谣言。”

文太太的一对向下拖的嘴角动了一动，没有回答。提起她的青年时代，她总觉得非常扫兴似的；虽则“恐惧流言”的日子早已过去，她现在是毫无顾忌地干参政运动，然而闯省议会的时候听得卫兵们在背后偷偷地骂着“母老虎发邪”那一类的话，不知怎地那股锐气就挫折了几分。她下意识地感得过去的黑影玷污了她的光明的前程。她以为女子而要在社会上作事，惟一的必要条件是清白无可疵议。在女子只可从一而终这个意见上，她和许多反对参政权的人们实在是同志。

“省长是提倡新思想的。对于两性问题，他有特别的见解。大概文太太也听得人家说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看见同伴的不自在，梅女士笑了一笑，转换谈话的方向。但两性问题这名词，在这位广长舌的参政权的热心家耳朵中，大概还是很生疏，所以她不很了然的看着梅女士，没有回答。梅女士的美目很机警地一瞥，便接着说：

“这特别见解是：妻者，终身伴侣也；伴侣者，朋友也；朋友愈多愈好！”

突然船上的汽笛又叫了起来，先是短促的接连的两声，随后是力竭声嘶的一下长鸣。船头上的警钟也发狂似的响了。这是因为有一些土匪在两旁山凹里对着轮船放枪了。这是照例有的事。旅客的杂乱的脚步声立刻涨满了全船。梅女士拉了文太太赶快跑进大餐间前的甬道时，早听得若断若续的卜卜的声音从左边送来。头等舱里高卧的旅客不知在什么时候都已经起来，此时争先恐后地往那条通到下面舱的小梯子上挤。一个船员做手势招呼梅女士她们俩也往下边去。梅女士本能地刚移动一条腿，猛然一阵发臭扑进她的鼻子，她立即站住了。

“我不下去。下水的船好快，土匪的枪弹还够不到呢！”

梅女士微笑着说。她不再等待文太太的回答，就翩然走进了大餐间，到自己房里，躺在榻上，拿起一本书来看。她的房间恰好在右边。日影在窗边一闪一闪地跳着。梅女士起来想把窗帘拉好，看见一只上水的木船拽满了风篷，挨着山崖边走，转瞬间便已过去。她侧耳静听，没有卜卜的声音了。她回到榻上躺着，打了个呵欠。夜来多梦，睡不安稳，今晨又是起身太早，她很感得困倦了。她将两手交叉着枕在头下，闭了眼睛。

房门上的转手轻轻一响。梅女士懒懒地睁开眼来，看见文太太已经站在榻前了。大概是在人丛中受了挤，这位太太的大发髻差不多快要散开了，很惫懒地垂在后颈上。她的额角还粘着几滴汗珠。

“棒老二竟连外国船都要开枪哟！吓！可是，梅小姐，你也忒胆大了；枪弹是没有眼珠的，牺牲了太不上算！”

文太太重甸甸地向榻上坐了下来，气咻咻地说。

梅女士嫣然一笑，翻身坐起来就走到窗边，斜靠在梳洗台前。她很想劝文太太先去把发髻梳得结实些，但到底换一个题目开始她的谈话：

“可惜的是把我们的话打断了。文太太，你看省长的话对么？”

“大人物的见解到底不同。”

这语意可说是敷衍应酬，但文太太的态度却非常认真。梅女士轻轻地笑了一声。她翘起左脚来，用那只高跟白番布鞋的尖头轻轻踢着窗帘下端的流苏，同时更委婉地淡淡地似乎对自己说：

“可是他只说‘妻者，终身伴侣也’，并没说‘夫’妻者终身伴侣也。”

文太太十分不了解地睁大了眼睛。

“他的终身伴侣现在是五个。”梅女士很快地接着说。“他看待的很周到，很平等，又很谨慎；他那所有名的大园子里是几乎用了太监的。简直是他的阿房宫呢！”

这一席话的中心点，文太太并没捉到。但“五”这数目字引起了她所听得的许多“逸闻”，因而也诱发了她的感慨；

她忽而悄悄地问：

“听说也有极丑的，是真的么？”

现在是梅女士不很了解了。但在愕然对文太太瞥了一眼以后，她随即省悟过来；她笑了。她伸了个懒腰，冷冷地回答：

“有一位做过‘原为英雄妾，不作俗人妻’的诗句的，大概可以算是天字第一号的负数的美人罢！”

窗外的光线骤然一暗，极像是船走进了桥洞的模样。梅女士忙即探头出去看，只见右岸一座极高的山峰慢慢地望后移退；峰顶是看不见的了，赫然挂在眼前的，是高高低低一层一层的树林，那些树干子就像麻梗似的直而且细。梅女士缩回头来，看着文太太的惘然的面孔，又加了一句：

“阿房宫将军的特别处就在他的伴侣几乎全是些丑人。”

沉默加入了。喜欢讲话的文太太似乎受了异样的感触，忽然仰后倒在榻上，把两手遮住了脸，她那臃肿的身材，不自然的小脚，都使梅女士联想到那位“不作俗人妻”的深居在“阿房宫”的人物。于是过去的印象慢慢地凝固起来，轻烟似的封锁了梅女士的意识。恍惚又在那大园子里做家庭教师，她看见了熟习的湖山石，鱼池，和西洋式的八角小亭子；呵！这座难以忘记的小亭子！在那里，她曾经拒绝了金钱珠宝的引诱；她爱奢华，但是也爱自由，她尤其不愿做“阿房宫”中的俘虏。也是在这里，她充分认识了数千年的依赖生活所形成的女性的嫉妒的根性。有一对带杀气的三角眉毛的小圆脸儿突然在梅女士的惘念中闯出来了；接着便是勃郎林的光滑的枪口，像圆睁的怪眼睛。

梅女士从心深处发出半声冷笑，惊散了弥漫在她意识上的愁雾似的回忆。这半声冷笑正是《庄子》里那只鹓雏对于死抱住腐鼠当作宝贝的鸱的一声“吓”的回答。梅女士在家庭教师职务上最后的一课也就是《庄子》这一段“鸱得腐鼠”的寓言。

轻微的鼾声从榻上传来。文太太竟已睡着了。梅女士向窗口望一下，便悄悄地走出房来，再到大餐间外的走廊，拣一张摆在那里的藤椅坐了。

两岸还是那些插天的不见人烟的高山，从江的浊浪中耸起来，像是两堵高墙。在这山的甬道中，隆茂轮喘息着往前走，很孤独地只在江心遵了直线走。时时有一两条帆船出现在两旁，却都是紧挨着山崖，似乎船上的人伸起手来就可以攀着岩壁上的藤萝。前方远远地突出的崖壁下有些小小的木船，看去很像是一动也不动地挤塞在窄狭到几乎没有出路的江面；但是几分钟后，在威风凛凛的一声长鸣中，隆茂轮已经赶了过去，这才看见江面仍是可容四只轮船那样宽阔。暗轮激起的两股巨浪豁喇喇地向崖壁冲去，于是那些蜗牛似的贴在岩壁的木船便像醉人一般摇晃起来。

梅女士看着这些木船微笑，她赞美机械的伟大的力量，她毫不可怜那些被机械的急浪所冲击的蜗牛样的东西。她十分信托这载着自己的巨大的怪物。她深切地意识到这个近代文明的产儿的怪物将要带新的“将来”给她。在前面的虽然是不可知的生疏的世间，但一定是更广大更热烈：梅女士毫无条件地这样确信着。

然而她没有幻想。过去四五年的经验给她的教训是：不

要依恋过去，也不要空想将来，只抓住了现在用全力干着。她的已往的生活就和巫峡中行船一样；常常看见前面有峭壁拦住，疑是没有路了，但勇往直前地到了那边时，便知道还是很宽阔的路，可是走得不久又有峭壁在更前面，而且更看不见有什么路，那时再回顾来处，早又是云山高锁。过去的是不堪回首，未来的是迷离险阻，她只有紧抓着现在，脚踏实地奋斗；她是“现在教徒”。

风吹来夹着一股热烘烘的气味。江水将太阳光捣为千万片碎金。时间是近午了。梅女士斜靠在藤椅的高背上，渐觉得眼皮沉重起来。当面的风景虽然很有意义，但现在也使她略感得些厌倦了：总是那样太高的荒山夹峙在左右，总是那样曲折而又湍急的江水滔滔不休，总是那样谜一般的然而是一次一次复演的行程！而且还有总是那样的像是胜利又像是哀鸣的汽笛的叫声！

她软瘫在椅子上，让朦胧的睡意去消化那些单调的时间。没有旧事来骚扰她的平静，也没有新的憧憬来激起她的兴奋。

茶房来请她吃午饭了。她问明白是下午三时左右方才可以到宜昌，就觉得这条隆茂快轮实在不过是慢轮罢了。她盼望立刻出夔门。现在是离四川境的时间愈逼近，她愈加感到不耐烦；她觉得凡属于四川的都是狭小而曲折，正像当前的江流一般。

午饭后，趁着文太太的话匣子还没开放，梅女士就躲到自己房里去睡觉了。她早就看出这位鼎鼎大名的女子参政运动的“健将”没有多大意思，现在则觉得可憎了。憎她的风度太庸俗，憎她的眼光只有寸半长，憎她的貌似清高而实鄙

俗，憎她的浑沌到极点的女权思想。

半意识地把自己和同伴比较着，梅女士忽然想起将来到了上海以后的问题；她在心里问自己："我们是代表，但到底共同代表些什么哟！怎样能够完成我们的共同的使命？"她不禁笑了。她承认自己不过是借了出席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名义避去那位短小将军的纠缠，她知道再不脱身，难免要被逼成"阿房宫"中人；至于同伴的文太太有无个人的目的，她自然更不愿意推论。

睡意是逃跑了。从文太太身上，梅女士又联想到别的相识者。从中学时代直到两年前在川南当教员时的一位好友徐女士蓦地跳出来成为梅女士忆念的中心。"她在南京！"梅女士很兴奋地想。于是许多不连贯的回忆和感念都纷纷地来了，终于将梅女士拉离了卧榻。

辘辘的声音也从甲板上来了。窗外的脚步声很是繁密。文太太从窗洞里探进半个头来高兴地喊道：

"你不是要看夔门么？快就到了哟！"

梅女士回答了个微笑。外边的人的活气使她觉得热了，她换穿上一件纱衫，又拿手巾来擦过脸，轻快地跑到走廊上。

依旧是两岸高崖，只不过没有先前的那样峭拔，稍微呈现了陂陀的形态。高崖后面像屏风似的一叠一叠的都是更高的山峰，现在耀着阳光，成为金黄色。风只是轻轻地扇着，也像是午睡未醒。

船走的似乎慢些了，水声嘶嘶地很匀整。汽笛时时大声呼叱，仿佛旧时官吏出来时的威严的喝道。

铁阑干边有许多人，文太太也在内，都朝前面看。梅女

士站在走道中，将两手交握着衬在脑后，很潇洒地摇晃她的肩膀；短袖管褪卸到肩际了，露出两条白臂膊在头的两旁构成了相等的一对三角形。许多视线都吸引了过来。梅女干咬着嘴唇微笑，露出旁若无人的气概。然后，她的长眉毛忽然一挺，纵跳着向前跑，穿过了几个旅客的集团，直到船长室边。

离船头约十多丈远，耸拔起两堵对峙的石壁，就像刀削似的方正挺直。没有树木，没有藤蔓，也没有羊齿类的小草，只是黑森森地看去是浑成的大岩石，巍然兀立，就像个没有顶的大门框。连接着这怪石崖的，便是高高的波浪形的连峦。江水翻腾起跳掷的浪头，争先奔凑到这石崖的门边，澎澎地冲打着崖脚。

船上的汽笛又是一声震耳的长鸣，船驶进了石门了。梅女士仰起头来看。强烈的太阳光使她目眩。她觉得这飞快地往后退走的高石崖摇摇地就像要倒坍下来。本能地闭了眼睛，她看见一片红光，然后是无尽的昏黑。

梅女士垂下头去，落在两手中，心里想：

“呀，这就是夔门，这就是四川的大门，这就是隔绝四川和世界的鬼门关！”

突然起来的感念，暂时把梅女士忙糊涂了。直到船上的汽笛再将她叫醒，她抬起头来，猛觉得眼前一亮。浩荡的江水展开在她面前，看不见边岸。只远远地有些灰簇簇的云影一样的东西平摊在水天的交界处。像是胸前解除了一层束缚，梅女士微笑着高举了两臂吸一口气。她赞美这伟大的自然 她这才体认了长江的奔腾浩荡的气魄。

她回头向右边望。夔门的石壁尚隐约可见。现在只成为万山嶂间的一条缝了；缝以内是神秘的阴暗。

“从此再不能看见好风景了;出了川境的长江一路都是平淡无奇的！夔门便是天然的界线。”

从左边送来了文太太的声音。梅女士转过脸去，看见文太太很费力地忙乱地移动着一双小脚，颠着头走过来。梅女士抿着嘴笑，轻声接着说：

“从此也就离开了曲折的窄狭的多险的谜一样的路,从此是进入了广大，空阔，自由的世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